

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

赵宾福 任瑞波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关键词：东北地区，彩陶，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摘要：本文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进行初步梳理，根据花纹样式，将这些彩陶分为12大类。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这12类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而且与东北地区本地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Painted pottery, Hongshan culture, Xiaoheyuan culture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ainted ceramics of the Neolithic Northeast China, the authors suggest these ceramics can be divided into 12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12 categories not only reflec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local area directly, but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east China.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ropose painted ceramics had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于BC7000年开始，至BC2000年结束。该地区迄今发现、确认、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已经有三十多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也已基本建立^[1]。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经正式调查和发掘所获的彩陶进行梳理，并就该地区彩陶的特点和来源谈点粗浅的认识，以见教于方家。

一、出土简况和纹样分类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对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进行发掘，首次发现彩陶^[2]。后来，在梁思永^[3]和日本学者滨田耕作^[4]对赤峰地区的历次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均发现彩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东北地区出土彩陶的遗址日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

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少见。各省出土彩陶的典型遗址和墓葬详见表一^[5]。

根据花纹样式不同，可将这些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彩陶分为12大类（图一），分别为：平条带纹、菱形纹、细平行线夹宽条带纹、方格纹、细平行线纹、三角纹、回形几何纹、垂鳞纹、连弧纹、残弧线纹和残折线纹、勾连涡纹、像图纹和像生纹。这些花纹样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类，平条带纹，条带宽窄不一，多施在钵和筒形器器表。

第二类，菱形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敞口罐、盂和鼓腹罐器表。

第三类，细平行线夹宽条带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表面。

第四类，方格纹。分为A、B两型，A型少见，用实心方格交错相接，B型用细线相交构成，前者多施在筒形器表，后者多施在罐肩部或腹部。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JJD780003）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批准号：2015FRMJ03）阶段性研究成果。

表一 东北地区出土彩陶的典型遗址和墓地

省份	典型遗址和墓地
内蒙古自治区	那斯台、西水泉、白音长汗、蜘蛛山、三道湾子、哈喇海沟、杜力营子、喀喇沁旗、大南沟、克什克腾旗上店、石羊石虎山、小山、赵宝沟、南宝力皋吐、哈民忙哈、海拉尔、奈曼旗大沁他拉福盛泉
辽宁	牛河梁第一地点（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平台东坡筒器群）、牛河梁第二地点（N2）、牛河梁第三地点（N3）、牛河梁第五地点（N5）、牛河梁第十六地点（N16，又名城子山遗址）、东山嘴建筑群、胡头沟、小东山、南台地、小珠山、大潘家村、郭家村、彰武平安堡、新乐
吉林	坤都岭、兴安和元宝沟

第五类，细平行线纹。可细分为A、B、C三小类：A类为短竖平行线，B类为斜向一致的细平行线，C类由若干条斜平行线纹成一组，各组斜向不同。这三小类花纹多施在陶钵外口沿和鼓腹罐上腹。

第六类，三角纹。此类花纹可具体分为三类：A类为折线三角纹，B类为实心三角纹，C类为大斜折线三角纹。

A类折线三角纹可细分为Aa和Ab两小类。Aa类用单、双折线绘成三角纹，三角形左右相连或上下倒错相置，花纹多施在钵、盂、豆、罐、器座器表。Ab类花纹母题与Aa类相同，但三条短竖线将单个或一对上下对置的三角纹隔开，有的三角形顶角略呈弧形，多见于钵和盂的器表。

B类实心三角纹可细分为四小类。Ba类花纹母题为钝角三角形，三角形钝角向下相连成行，行行叠压，上层的三角形钝角抵在下层两个三角形的相接处，这类花纹多施在各类筒形器表面。Bb类花纹母题为直角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的直角相互对接，有的三角形直角对边略显弧状，这类花纹多施在筒形器表面，少数瓮也见此装饰。Bc类三角形上下或左右对接，多以三条短竖线为一组将每对三角形分开，器形主要有罐、豆和盆。Bd类花纹母题为体态细长的三角纹，相连成行，多施在盆或钵的口沿。

C类大斜折线三角纹，由较长的斜直线相交构成，多施在筒形器表面。

第七类，回形几何纹。由折线构成回形纹

或“几”字形纹，线条有粗细之分。器形包括尊形器、双耳罐、豆盘和器座。

第八类，垂鳞纹，多施在筒形器表面和弧腹罐上腹。

第九类，连弧纹，多施在双耳鼓腹罐和塔形器表面。

第十类，残弧线纹和残折线纹，多为彩陶残片，完整器形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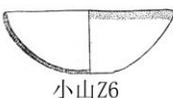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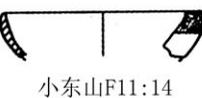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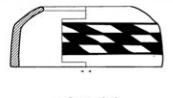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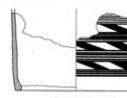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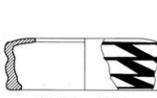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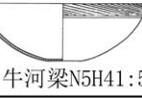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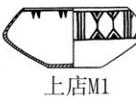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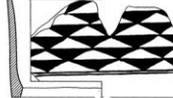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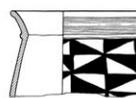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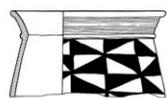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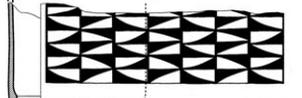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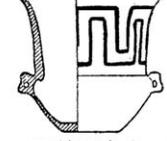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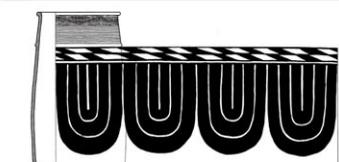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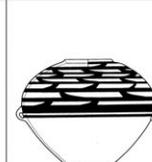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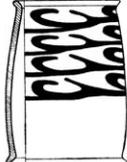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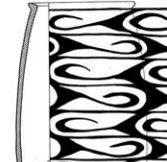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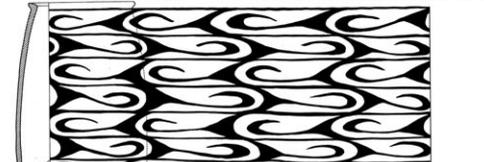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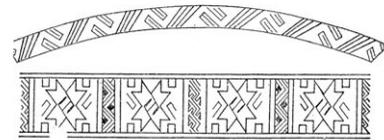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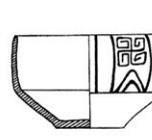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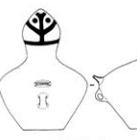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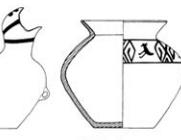
第十一类，勾连涡纹。花纹母题呈勾连涡纹状。彩陶器形有双耳鼓腹罐、双腹盆、各类筒形器和塔形器。花纹可细分为A、B两类。其中A类双勾连涡纹根据勾向不同，分为两小类，Aa类为上下对勾，Ab类为左右对勾。B类为单勾连涡纹。

第十二类，像形和像生形图案。分为两类，一类图形化，另一类多绘禽类或动物类。两类花纹多绘制在罐、壶器表。

二、文化归属和特点

通过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简单梳理和分类，我们发现这些彩陶主要出自下列九支考古学文化和遗存：左家山下层文化、新乐下层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哈克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小河沿文化、南宝力皋吐遗存、哈民忙哈遗存，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出土彩陶数量和种类最多，其它文化出土相对较少。

左家山下层文化早期约在 BC5500~BC5000

宽平条带纹	 小山Z6	 小东山F11:14	 西水泉T7②:20	 N2Z4B:L1	 N2Z3D:18				
菱形纹	 N2Z:96	 三道湾子H1:12	 三道湾子H1:13	粗细条带纹	 N2Z1:8	 N2Z1:133	 胡头沟筒11		
短竖平行	 西水泉F17:19	 西水泉T24①:30	 白音长汗AH53:17	方格纹	 N16T1②:5	 郭家村 I T1③:26	 大潘家村T10②:24		
斜向平行	 牛河梁N5H14:4	 三道湾子H1:4	 牛河梁N5H41:5	平行交错	 牛河梁JK4:1	 西水泉T12①:13	 蜘蛛山T1③:47		
折线三角Aa	 石棚山 M64:1	 哈拉海沟M44:1	 石棚山M31:6	折线三角Ab	 石棚山M73:2	 上店M1	 哈拉海沟M39:10		
实心三角Ba	 N2Z2M2:T8	 N2Z1:63	 东山嘴D9②:14	 N16T3③:2	实心三角Bb	 N1J3:10	 N2Z4A:1		
实心三角Bc	 哈拉海沟M20:4	 哈拉海沟M33:3	 小东山G1:125	实心三角Bd	 西水泉H4:2	 西水泉 F17:4	 哈拉海沟M39:2		
斜折三角	 N5H19:10	 N2Z1:142	回形几何纹	 石羊石虎山	 南宝力皋吐M168:1	 南台地F4:1			
垂鳞纹	 N2Z4A:20	连弧纹	 N2Z4M7:2	残弧线	 白音长汗89:6-5	 郭家村73T2③:4	残折线	 大潘家村	 大潘家村
上下对勾双勾连涡	 N2Z4M5:1	 小珠山T④:62、60	 上店H1	左右对勾双勾连涡	 N16T3③:6	单勾连涡	 N2Z4M6:W1		
像图纹	 南台地F4:3	 石棚山M20:1	像生纹	 哈拉海沟M3:11	 石棚山M67:2	 石棚山M55:5			

图一 彩陶纹样分类

年，中期约在 BC5000~BC4500 年，该文化彩陶很少，只有元宝沟遗址出土少量彩陶钵，钵口沿内外侧施彩。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在 BC5500~BC4000 年，彩陶少见，在新乐遗址下层出土一件彩陶钵，口沿内侧绘条带纹。赵宝沟文化大约在 BC5000~BC4500 年间，有学者将该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赵宝沟遗址房址为代表单位，中期以小山遗址 F1 层为代表单位，晚期以小山遗址 F2 层为代表单位^[6]，小山遗址出土的红顶钵式彩陶属于晚期阶段。哈克文化年代约在 BC4000~BC2000 年间，虽然年代跨度长，但是典型遗址较少，堆积也不丰富，出土彩陶多为残片，数量较少。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年代约为 BC3500~BC3000 年，该文化暂无清晰完整的分期研究，出土彩陶花纹

种类较少，主要有四类：Aa 类双勾连涡纹，可辨器形有鼓腹罐；B 类方格纹，器形多不辨；残折纹和残弧线纹，多用较粗的弧线或直线与较细密的直线或弧线搭配组成主体花纹；此外还有较细密的折线纹。哈民忙哈遗存的年代推断为 BC3500~BC3000 年^[7]，出土少量彩陶，器表花纹为细平行条带和细线纹。南宝力皋吐墓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 BC2500~BC2000 年^[8]，该墓地出土少量彩陶，花纹主要为回形几何纹。

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约为 BC4500~BC3000 年。最新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早期，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当，约为 BC4500~BC4000 年；第二阶段处于仰韶时代中期，年代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相

红山文化		小河沿文化	
			晚期
晚期			中期
中期			早期
早期			

图二 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各期彩陶主要纹样

当, 约为 BC4000~BC3500 年; 第三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晚期, 年代与庙子沟文化相当, 约为 BC3500~BC3000 年^[9]。红山文化各期都出土彩陶, 花纹丰富, 彩陶器形较多(图二)。

红山文化早期彩陶花纹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 平行条带纹, 器形多为钵。第二类, 各类短细线平行线纹, 器形主要为各类钵。第三类, Bc、Bd 类三角纹, 彩陶器形有孟、壶。第四类, 菱形纹, 器形有敞口罐、鼓腹罐。

红山文化中期彩陶花纹增加了 Aa 类双勾连涡纹、Ab 类单勾连涡纹、连弧纹、残折线纹和残弧线纹。前两者器形主要为鼓腹罐和筒形器, 连弧纹器形为鼓腹罐。残弧线纹和残折线纹多为残片, 器形不辨。

红山文化晚期彩陶变化较大。增加的花纹包括平行线夹宽带条纹、A 类方格纹、Ba 和 Bb 类三角纹、C 类三角形、Ab 类双勾连涡纹和垂鳞纹, 这些纹饰多施在筒形器表面。减少的彩陶花纹包括 A 类和 B 类短平行线纹、残折线纹和残弧线纹。

根据彩陶花纹的不同, 可将红山文化早、中、晚彩陶归为两个发展阶段, 早、中期可归为第一发展阶段, 彩陶器种类主要是日常生活器皿; 晚期为第二发展阶段, 彩陶主要为非日常生活类用品, 多为祭祀用品或随葬品, 如筒形器和塔形器。

对于小河沿文化, 一些学者如韩建业^[10]、索秀芬^[11]、杨虎^[12]、张忠培^[13]以及其他学者^[14]都认为该文化横跨燕山南北, 不过笔者认为分布在燕山以南的雪山一期遗存、中贾壁遗存、午方遗存与分布在燕山以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区别明显, 不宜将它们纳入小河沿文化的范畴^[15]。至于小河沿文化的分期, 学界已有诸多研究。笔者将小河沿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可能已经超过 BC3500 年; 中期与庙子沟文化相当, 约为 BC3500~BC3000 年; 晚期与庙底沟二期相当, 年代大约为 BC3000~BC2500 年^[16]。小河沿文化各期均有彩陶, 彩陶数量较多, 但花纹种类较单一(图二)。

小河沿文化早期彩陶花纹主要有三类: Aa 类三角纹, 器形多为钵。回形几何线纹, 器形为尊形器。像图和像生形纹饰, 器形为器座和鸟形壶。

小河沿文化中期彩陶与早期相比, 增加了三类纹样: Ab 类三角纹, 器形有钵、孟、豆; Aa 类双勾连涡纹, 器形有双耳鼓腹壶(罐); 回形几何纹, 器形为尊形器。B 类方格纹, 器形多为孟。

小河沿文化晚期彩陶花纹主要有四类: Aa 类和 Ab 类折线三角纹, 器形有钵、孟、豆; Bc 类实心三角纹, 器形有双耳罐和豆; 回形几何纹, 器形有尊形器和器座; 像生形纹饰, 如鸟形纹, 器形有鼓腹罐和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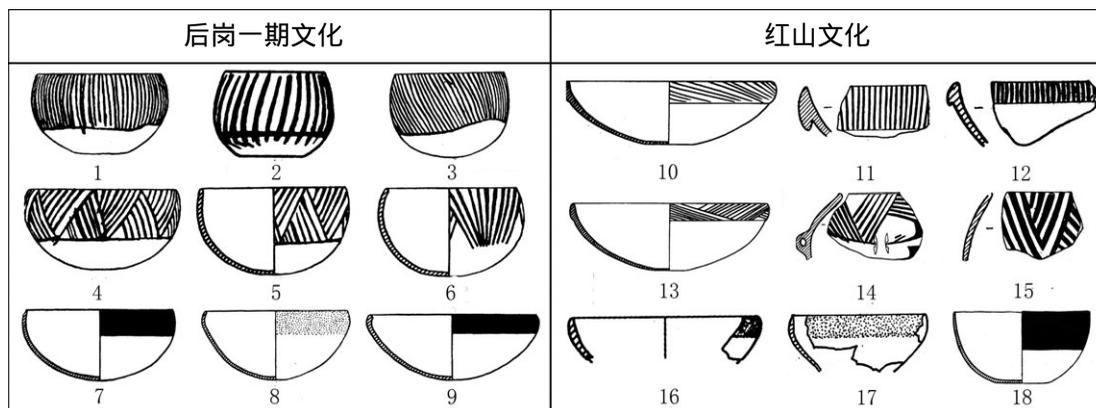
综上, 可将小河沿文化彩陶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为第一阶段, 中、晚期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彩陶种类少, 各类盆、罐、豆、壶等器表很少施彩, 且花纹单一, 该阶段彩陶花纹呈两极分化, 随葬品中陶钵施简单的折线三角纹, 但遗址中的彩陶纹样却相对复杂。第二阶段不仅彩陶器类增多, 彩陶花纹也呈现出多样化, 但又不乏统一性, 其中倒错相置的三角纹、折线三角纹、半环形纹这三种纹饰和短竖线纹结合组成的花纹多施在钵的口沿。此外, 几字纹、波浪纹、双勾连涡纹等各类花纹纷纷涌现。豆、罐、器座、尊形器等众多器类开始施彩, 其中豆和钵是小河沿文化彩陶的主体, 而双耳鼓腹壶始终少见施彩。

三、产生和发展

一些彩陶花纹共见于东北和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而另一些彩陶花纹则与本地刻划纹、压印纹相同。因此, 在考察东北地区彩陶产生和发展时, 应该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

首先,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部分彩陶与周边的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庙子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关系密切。

分布在豫北冀南及周邻地区的后岗一期文



图三 后岗一期文化与红山文化出土彩陶比较

1~9. 正定南杨庄(T8 5、T8 2、Y1 2、H55 9、H25 2、H23 1、T86 5、T6 1、T24 6)
10、N5H14 4 11. 西水泉 T24 30 12. 西水泉 F17 19 13. 牛河梁 JK4 1 14. 西水泉 T12 13 15. 西水泉 G3
采 11 16. 小东山 F11 14 17. 大沁他拉 F14 04 18. 西水泉 T7 20(1~9为后岗一期文化,10~18为红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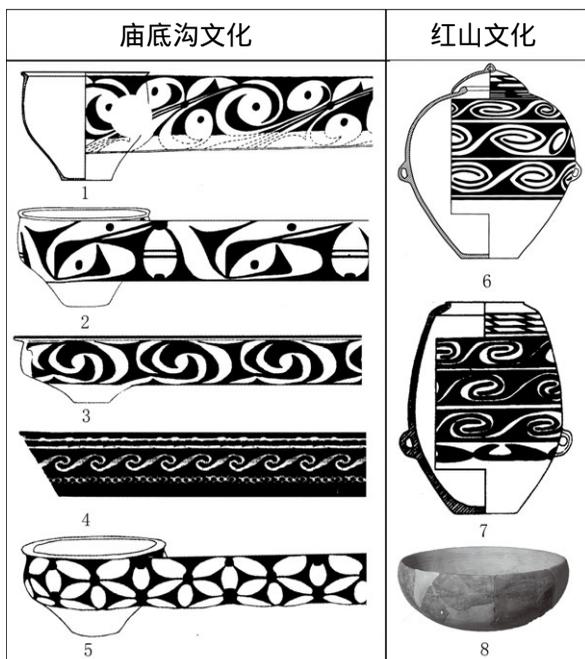
化^[17]中,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较为典型^[18]。彩陶花纹多施在碗和钵口沿外侧或上腹,纹样主要有平行线纹和条带纹,这些花纹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常见。南阳庄遗址后岗一期遗存细密竖线和斜线纹(图三,1~3)与红山文化彩陶钵外侧口沿的纹饰相同(图三,10~12);南阳庄遗址后岗一期遗存细斜线交织纹(图三,4~6)与红山文化陶钵和陶罐所施同类花纹无二(图三,13~15);南阳庄遗址后岗一期遗存陶钵上的条带纹(图三,7~9)同样见于红山文化中的陶钵和陶碗外侧口沿(图三,16~18)。

王仁湘对庙底沟文化彩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他的研究表明彩陶旋纹分布极其广泛: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山东、苏北。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双勾连涡纹风格与庙底沟旋纹区别明显,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勾连纹彩陶片(图四,4)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20]。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中期出现的双勾连涡纹(图四,6、7)在东北地区没有前身,也没形态相同的刻划纹或压印纹,虽然这些纹饰与庙底沟文化中的旋纹(图四^[21],1~5)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二者的构图方式似无多大区别:从上下三角纹的顶端伸出一角并加以延长,形成多种形态的勾连纹。这样看来,红山文化中期的双勾连涡纹应该是受庙底沟文化旋纹的

影响而产生。另外,喀左东山嘴出土的彩陶钵(图四,8)器表绘制花纹母题为弧线三角纹,这也是庙底沟文化中的一种典型彩陶花纹(图四,5)。

庙子沟文化得名于庙子沟遗址^[22],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该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地方类型:阿善类型、海生不浪类型和庙子沟类型^[23]。阿善类型和庙子沟类型遗存中彩陶少见,而分布在鄂尔多斯和黄河东岸的托克托、清水河两县境内的海生不浪类型彩陶较为突出。大坝沟遗址出土的陶钵外侧口沿纹饰为一组上下倒置的三角形,每组之间用三条短竖线纹分开(图五,1),这种纹饰与小河沿文化中期遗存双耳罐上的花纹相同(图五,17);海生不浪类型中的上下重叠三角纹(图五,2、4~6)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筒形器表常见(图五,14~16);海生不浪类型中黑白相间的方格纹(图五,3)见于红山文化中(图五,14);海生不浪类型中的双勾连涡纹(图五,7、8、10~12)与红山文化晚期同类纹饰基本一致(图五,19~23);海生不浪类型中的垂鳞纹(图五,9、13)在红山文化也能见到(图五,18、19)。

雪山一期文化得名于北京昌平雪山遗址^[24],其它代表性遗址还包括午方遗址^[25]和北福地遗址^[26],学界对该文化有较多争议^[27]。但燕山南北相关遗存之间关系紧密是学界的共识,二者



图四 庙底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出土相关彩陶比较

- 1.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2. 河南陕县庙底沟
- 3. 山西洪洞耿壁遗址 4. 河南陕县庙底沟
- 5. 陕县庙底沟 6. N2Z4M5 1 7. N5JK1 1 8. 喀左东山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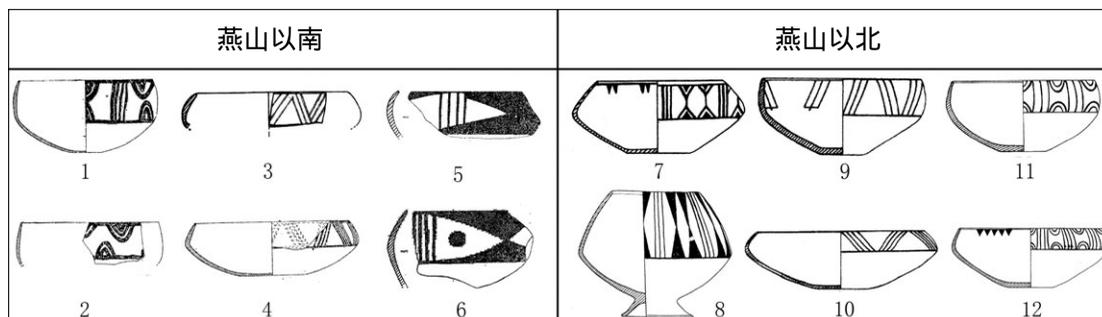
在彩陶纹饰上也有共性。午方遗址中施在陶钵口沿外侧的上下对置或交错的重环纹(图六, 1、2)在小河沿文化中也能见到(图六, 11、12); 午方遗址和容城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外侧出现三条短斜线为一组的折线纹(图六, 3、4), 这与小河沿文化中的同类纹饰完全相同(图六, 9、10); 中贾壁遗址中出现用三条短竖线与上下对置的三角形相邻组成的花纹(图六, 5、6), 这种构图与小河沿文化同类彩陶花纹一致(图六, 7、8)。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境内及周邻地区, 该文化中彩陶数量相对较少, 但种类较多。有学者曾对海岱地区的彩陶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28]。小珠山中层文化晚于小珠山下层文化, 并且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小珠山下层文化很少见到彩陶, 到了小珠山中层文化彩陶突然出现, 而且各类花纹(图七, 9~16)在胶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彩陶中都能找到(图七, 1~8)。因此, 有理由相信小珠山中层文化彩陶来自大汶口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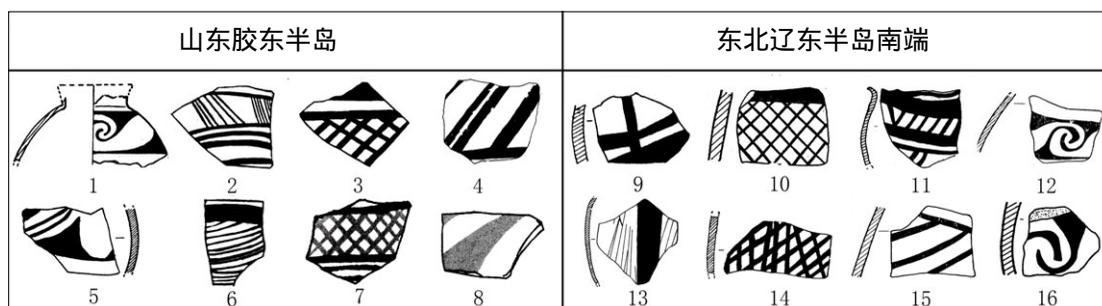
图五 内蒙古中南部与东北辽西地区出土相关彩陶比较

- 1. 大坝沟 QD1H66 9 2、5、12、10. 海生不浪遗址采 3、4、7、8. 托克托县海生不浪 TS11 7、TS11 4、TS10 1 内面、TS10 1 表面 6. 碱池遗址采 9、13. 白泥窑子图五 3、7 11. 海生不浪 H34 12 14. 牛河梁 N16T1 5
- 15. 牛河梁 N2Z1 63 16. 牛河梁 N2Z2M2 T8 17. 哈拉海沟 M20 4 18. 蜘蛛山 T1 74 19. 胡头沟筒 5
- 20. 牛河梁 N2Z3D 49 21. 牛河梁 TD10 3 22. 牛河梁 N5Z2M2 4
- 23. 牛河梁 N10 1 (1~13 为庙子沟文化, 17 为小河沿文化, 14~16、18~23 为红山文化)



图六 燕山南北出土相关彩陶比较

1. 午方 T5 274 2. 午方 T9 307 3. 午方 T5 271 4. 容城上坡 H96 1 5. 中贾壁 H32 12 6. 中贾壁采 3
 7. 上店 M1 8. 哈拉海沟 M33 3 9. 石棚山 M35 1 10. 石棚山 M67 11 11. 石棚山 M29 4 12. 石棚山 M27 6
 (1~6为雪山一期遗存,7~12为小河沿文化)



图七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出土相关彩陶比较

1. 唐家遗址 2. 栖霞杨家圈 T62 40 5. 紫荆山遗址 6. 栖霞杨家圈 T13 56 3. 栖霞杨家圈 T71 5
 4. 烟台白石村 80 1TG2 41 7. 栖霞杨家圈采 8. 蓬莱大仲家采 9. 郭家村 T2 28 10. 郭家村 T1 26
 11. 郭家村 73T2 19 12. 小珠山 T4 60 13. 大潘家村 T13 34 14. 大潘家村 T10 24 15. 小珠山
 T4 61 16. 郭家村 T8 38 (1~8为大汶口文化,9~16为小珠山中层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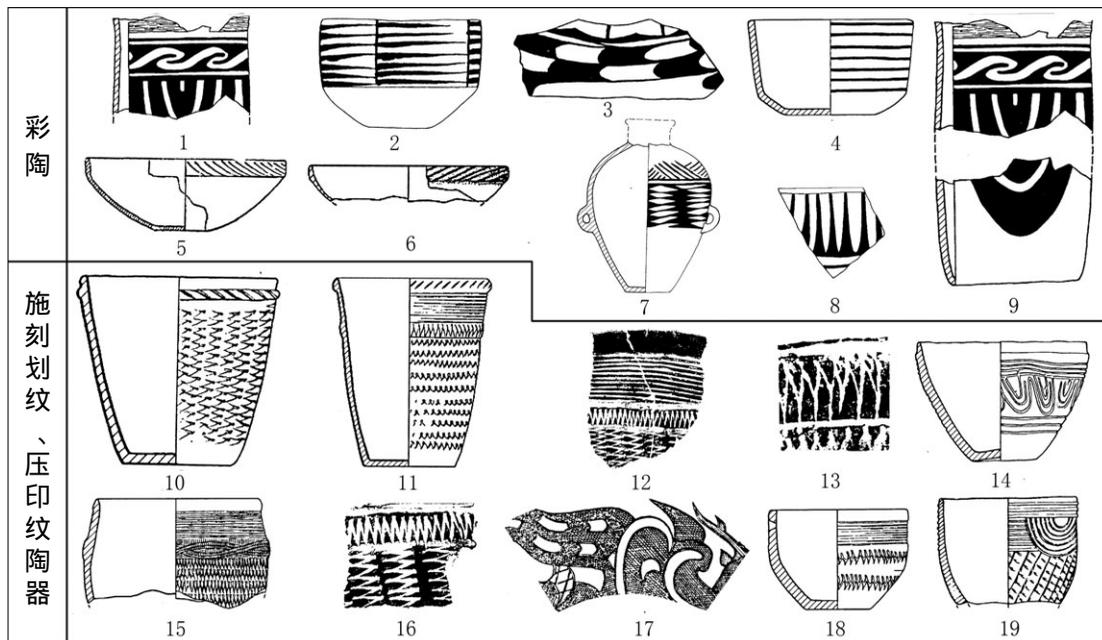
综上,东北以外地区考古学文化与东北地区共见的彩陶花纹包括平条带纹、各类细平形线纹、Aa类双勾连涡纹、Ba和Bc类实心三角纹、A类和B类方格纹、垂鳞纹、Aa和Ab类折线三角纹。

其次,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部分彩陶花纹和本地考古学文化中的相关刻划纹和压印纹有关。

朱延平曾对八种红山文化彩陶花纹进行研究^[29],认为这八种纹样也见于兴隆洼文化、西梁类型和红山文化中的刻划纹和压印纹。彩陶花纹和刻划纹、压印纹分别对应如下(图八^[30]):红山文化彩陶平行斜线纹(图八,5、6)对应兴隆洼文化短斜线戳印纹(图八,10、11),红山文化黑彩勾连纹(图八,1)对应兴隆洼文化压划勾连纹(图八,15),红山文化黑彩鳞格纹(图八,3)对应赵宝沟文化刻划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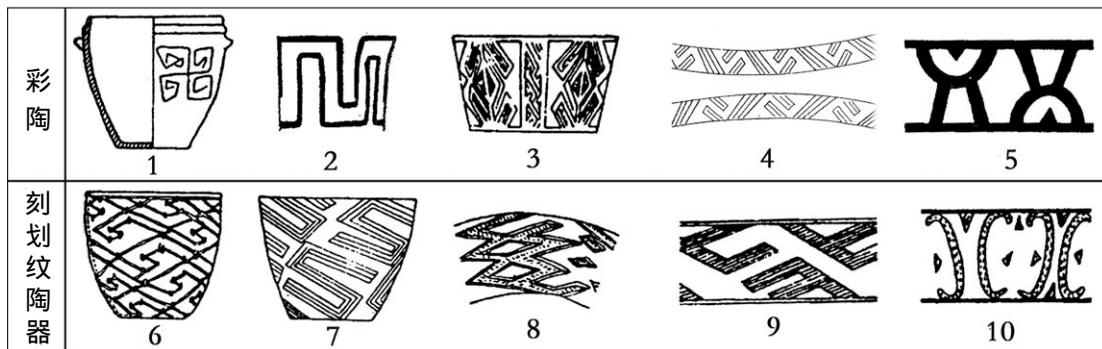
格纹(图八,17),红山文化横向平行线纹(图八,4)对应兴隆洼文化凹弦纹(图八,18),红山文化纵长三角黑彩花纹(图八,8)对应兴隆洼文化的竖压横排之字纹(图八,13),红山文化横长三角纹(图八,2)对应兴隆洼文化横压竖排之字纹(图八,16),红山文化菱形黑彩花纹(图八,7)对应兴隆洼文化横竖排之字纹(图八,12),红山文化多重半环状垂弧纹(图八,9)对应红山文化和西梁半环状垂弧纹(图八,14、19)。

笔者认为赵宝沟文化第三期遗存刻划纹和小河沿文化中的彩陶图案存在渊源关系^[31](图九^[32])。小河沿文化中的彩陶“万”字纹(图九,1)可能来源于赵宝沟文化中的同形几何纹(图九,6),小河沿文化中的“几”字纹(图九,2)很可能是赵宝沟文化三期“S”纹(图九,7)的变体,



图八 东北地区彩陶和施刻划纹、压印纹陶器的比较（一）

1. 胡头沟筒 5 2. 西水泉 H4 2 3. 那斯台采 4. 二道梁 T69 1 5. 三道湾子 H1 4 6. 小东山 G1 120 7. 那斯台采
8. 西水泉 F17 4 9. 胡头沟筒 5 10. 白音长汗 AF9 8 11. 白音长汗 BF62 1 12. 白音长汗 AF31 6 13. 西水泉 H1 5
14. 井沟子西梁 F1 34 15. 白音长汗 AF32 6 16. 白音长汗 AH45 10 17. 南台地 3546F1 2 18. 白音长汗 .BF5 7
19. 白音长汗 BF68 1 (1~9为红山文化, 10~13、15~18为红山文化, 14、19为西梁类型)



图九 东北地区彩陶和施刻划纹、压印纹陶器的比较（二）

1. 石棚山 M52 1 2. 石羊石虎山墓 3. 南台地 F4 1 4. 南台地 F4 3 5. 石棚山 M36 1 6. 小山 F2 36 7. 小山 F2 4
8. 小山 F2 54 9. 小山 F2 46 10. 小山 F2 28 (1~5为小河沿文化, 6~10为赵宝沟文化)

小河沿文化中的菱形纹(图九, 3)与赵宝沟文化三期的菱形纹相同(图九, 8), 小河文化中的“F”形纹(图九, 4)与赵宝沟文化三期的“F”刻划纹无二(图九, 9), 小河沿文化中的彩陶对顶弧线(图九, 10)应该来源于赵宝沟三期遗存中的勾形曲线(图九, 5)。

参照上述研究, 与本地刻划纹样式相同的彩陶花纹包括: Aa类双勾连纹、Bd类三角纹、细平行线纹、菱形纹、鳞格纹、各类回形几何

纹和对顶弧线纹。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 一些彩陶花纹样式在东北和周邻相关考古学文化中共见, 还有一些纹样不仅以彩绘的形式出现, 而且在本地较早的文化中以刻划纹和压印纹的形式出现。因此, 我们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两地共见的彩陶花纹如何判断其来源地。第二, 当外地彩陶花纹图案和东北地区刻划纹样式相同时, 如何辨别二者谁是东北彩陶相关纹样的

源头。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首先，简单的彩陶花纹完全可能在两地都能独立产生，如用平条带纹装饰的红顶钵式彩陶，中国北方多地早期文化中都出现这种彩陶，东北地区可能也不例外；其次，判断彩陶花纹在哪个地区有其前身纹样，包括彩陶花纹和刻划纹，有前身之地便为该彩陶花纹的起源之处；再次，观察两地彩陶的传统，如果一地彩陶传统的发祥地或者彩陶花纹从早到晚有其固定演变系统，而另外一地的彩陶之前一直少见或不见，那么我们认为两地共见的彩陶很有可能来源于前者。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论是器表施彩还是器表施刻划纹都属装饰手法和表达艺术，但是二者表现手法不同，前者以平面的方式表现，而后者则以立体的形式的展示，两者区别较大。因此，在遇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们会选择相同的表现方式。换言之，面对纹样相同的本地刻划纹和外地彩陶花纹时，我们倾向后者是东北地区同类彩陶花纹的来源。

涉及上述两个问题的花纹以 Aa 类双勾连涡纹为例。Aa 类双勾连涡纹出现在红山文化中后期和晚期，这类花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旋纹

的构图方式相似，但朱延平先生认为以胡头沟筒 5（图八，1）为代表的 Aa 类式勾连涡纹源自本地较早的刻划纹（图八，15）。如果细看这类刻划纹，不难发现虽然名曰勾连纹，但这种纹饰呈波浪纹交叉状，具体形态与彩陶双勾连涡纹相差较大。因此，本文认为它不是受本地刻划纹的影响产生，而是庙底沟文化扩张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表二）。

第一阶段（BC5500~BC4500 年）：这一阶段是东北地区彩陶的初始期，彩陶的器形和花纹比较单一。包括左家山下层文化、新乐下层文化、赵宝沟文化中都出现了红顶钵和红顶碗式的彩陶。需要说明的是，这类陶器的红顶有的并非涂彩，而是颜色较鲜艳的红条带。这些简单的彩陶可能与老官台文化有关系，但也不排除可能属于本地因素。

第二阶段（BC4500~BC4000 年）：这一阶段彩陶集中出现在红山文化，其它考古学文化基本不见。出现的彩陶花纹包括平条带纹、菱形纹、Bd 类三角纹、三类细平行线纹。其中条带纹、三类细平行线纹与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中的彩陶相同，后者很有可能是从后岗

表二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各阶段花纹来源及对外交流

种类 阶段	本地自生的 彩陶花纹	来源不明的花纹 (可能为本地自产)	受外地影响或从 外地传入的花纹	向外输出的 花纹	对外交流的 考古学文化
第四阶段	回形几何纹	连弧纹、细平行线 夹宽带条纹、C 类 三角纹、Ab 类双 勾连涡纹、Ab 类 三角纹	Ba 和 Bc 类三角纹、 垂鳞纹、A 类和 B 类方格纹	Aa 类双勾连涡纹、 Aa、Ab 类三角纹	庙子沟文化、大汶 口文化、雪山一期 遗存
第三阶段		单勾连涡纹、弧线 三角纹、Aa 类折 线三角纹	Aa 类双勾连涡纹、 弧线三角纹	Aa 类双勾连涡纹	庙底沟文化
第二阶段	平条带纹、菱形纹、 Bd 类三角纹		A、B、C 类细平行 线纹		后岗一期文化
第一阶段	平条带纹				老官台文化？

一期文化向东北红山文化的传播。菱形纹和 Bd 类三角纹则是受本地较早文化中的刻划纹和压印纹的影响而产生。

第三阶段（BC4000~BC3500 年）：彩陶出现在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哈克文化中。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彩陶花纹包括 Aa 类双勾连涡纹、弧三角纹、单勾连涡纹、Aa 类折线三角纹。Aa 类双勾连涡纹是受庙底沟文化彩陶旋纹影响而产生，但这类花纹很可能又反过来传入庙底沟文化^[33]。弧线三角纹、单勾连涡纹、Aa 类折线三角纹的来源不明，可能为本地自产。Aa 类折线三角纹可能后来影响到燕山以南的雪山一期文化。

第四阶段（BC3500~BC2500 年）：彩陶出现在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哈克文化、哈民忙哈遗存和南宝力皋吐遗存中，前三者出土彩陶最多。在这一阶段的彩陶花纹中，与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类型共见的花纹有：A 类方格纹、Ba 和 Bc 类三角纹、垂鳞纹、Aa 类双勾连涡纹，与大汶口文化共见的彩陶纹饰包括 Aa 类双勾连涡纹、B 类方格纹、残折线和残弧线纹，与雪山一期诸遗存相同纹饰包括 Ab 类折线三角纹、Bc 类实心三角纹，与本地刻划纹样相同的彩陶花纹有回形几何纹。上述彩陶花纹中，回形几何纹是受本地刻划纹影响产生，Aa 类双勾连涡纹是第三阶段的继续演变发展，较上一阶段略有差异，这类彩陶花纹向西传入庙子沟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各类彩陶无疑是大汶口文化北传的结果。A 类方格纹、Ba 和 Bb 类三角纹、垂鳞纹从庙子沟文化向东传入东北辽西地区。Ab 类三角纹有可能从小河沿文化向燕山以南传播，而 Bc 类三角纹则很有可能从燕山以南向北传播。其余花纹如连弧纹、细平行线夹宽条带纹、C 类三角纹和 Ab 类双勾连涡纹来源暂不清楚，这些花纹都有可能是本地自产。

四、余论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素以筒形罐和“之”字纹著称，相比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彩陶并不突出。通过对该地区彩陶进行初步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偏居中国东北部，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却在不同阶段与周邻各地考古学文化以彩陶为载体进行频繁的交流：老官台文化时代中国北方大部出现红顶钵式陶器，东北地区也不例外。随后后岗一期的彩陶传入东北，之后庙底沟文化形成强大的扩张态势，东北地区亦受其影响。庙底沟文化结束之后，内蒙古中南部兴起的庙子沟文化各类彩陶也进入东北，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对辽东半岛输入了彩陶。另外一方面，东北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在积极吸收外来彩陶的同时，自身也进行了创造，受本地刻划纹影响而产生彩陶暗示着当地居民开始对彩陶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如此，在吸收外来彩陶和自身创造彩陶的同时，东北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也将一些彩陶对外输出。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或中国古代文明以“多元一体”^[34]为著称。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孕育出“多元”文化理所当然，但又是何种力量促使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成为“一体”，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本文研究发现，整个新石器时代，彩陶都是东北地区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而且这种交流从早到晚都不曾中断，不以彩陶著称的东北地区甚至可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根据本地刻划纹发展出本地彩陶，并且能对外来彩陶改造之后积极对外输出。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产生和来源不同，但是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都能认同并接纳彩陶这种装饰艺术，这或许暗示出彩陶已经成为新石器时代各地不同族群共同的生活、艺术和思想的连接纽带。也许正是这些以彩陶为代表的各种连接纽带的出现和长盛不衰，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坚实基础。

- [1] 赵宾福. 东北石器时代考古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 [2] 安特生.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 [M]. (古生物志丁种第 1 号第 1 册). 北京: 地质调查所, 1933.
- [3] 梁思永. 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 [C].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107-144.
- [4] 滨田耕作, 水野清一. 赤峰红山后 [M]. 东亚考古学会, 1938.
- [5] 由于资料较多, 为行文方便, 本文在此统一不引注各遗址和墓地的发掘简报或报告, 各遗址简况可参见杜战伟. 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6).
- [6] 赵宾福. 赵宝沟文化的分期与源流 [C]. 中国考古学年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 (199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12.
-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0 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2 (3).
- [8] 朱永刚, 吉平.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 [J]. 考古, 2011 (11).
- [9] 赵宾福, 薛振华. 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 [J]. 考古学报, 2012 (1).
- [10] 韩建业. 论雪山一期文化 [J]. 华夏考古, 2003 (4).
- [11] 索秀芬, 李少兵. 小河沿文化类型 [C]. 边疆考古研究 (第 6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88-102.
- [12] 杨虎. 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 [J]. 文物, 1994 (5).
- [13] 张忠培.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C].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260-320.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61-365.
- [15] 赵宾福, 任瑞波, 杜战伟. 小河沿文化界说 [J]. 北方文物, 2013 (1).
- [16] 赵宾福, 任瑞波. 再论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和分期 [C].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7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27-142.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后岗新石器时代的发掘 [J]. 考古, 1982 (6).
- [18]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19] 王仁湘. 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20] 王仁湘. 红山文化彩陶简论 [C]. 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32-147.
- [21] 为更好的比较不同文化的彩陶花纹, 图十三的 1-5 未采用原报告器物图, 统一引用《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一书中相关彩陶器物.
- [22]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庙子沟与大坝沟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 [23] 魏坚. 试论庙子沟文化 [C].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8: 85-100.
- [24]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在京郊实习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文化遗存 [N]. 光明日报, 1964-4-2.
-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 [C]. 考古学集刊 (第五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61-77.
- [26]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27] 同 [10], [11].
- [28] 栾丰实. 海岱地区彩陶艺术初探 [C].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29] 朱延平.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探源 [C]. 边疆考古研究 (第六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30] 图八是综合《红山文化彩陶纹样探源》一文的图一至图八而成。
- [31] 赵宾福. 关于小河沿文化的几点认识 [J]. 文物, 2005 (7).
- [32] 图九根据《关于小河沿文化的几点认识》一文的图三改制而成。
- [33] 同 [20].
- [34]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张鹏程)